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清〕好古主人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南昌）

赵太祖
三下南唐

〔清〕好古主人 著

赵太祖 三下南唐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太祖三下南唐/(清)好古主人著.—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480-6205-9

I.①赵… II.①好… III.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573号

出品人:周建森

企划:江西美术出版社北京分社

(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楚天顺 李小勇 康紫苏

责任印制:谭勋

赵太祖三下南唐

ZHAO TAIZU SANXIA NANTANG

(清)好古主人 著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江美大厦

网址:<http://www.jxfinearts.com>

电子信箱:jxms@jxfinearts.com

电话:010-82293750 0791-86566124

邮编:330025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6

ISBN:978-7-5480-6205-9

定价:38.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秦汉成、衰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从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说》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棼。

及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编者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讎，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编者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讎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戊戌仲夏上浣，邵鹏军序于丰台晓月里

目 录

第一回		
悯忠冤赤眉示罚	奉师命余鸿下山·····	001
第二回		
南唐主回书拒宋	赵太祖命将督师·····	007
第三回		
高元帅兵进寿州	余军师计困真主·····	012
第四回		
落魄锣连擒敌将	风火扇吓退宋军·····	017
第五回		
弄幻术高王险死	明妖法太祖释疑·····	021
第六回		
宋太祖当空叩祷	陈抟仙遣徒下山·····	026
第七回		
驾风云郑印见主	详谶诀苗训泄机·····	031
第八回		
唐军师遇敌初败	宋将军破寨回朝·····	036
第九回		
高君保背母私逃	陶三春领兵进发·····	041
第十回		
求借宿不啻东床	设夜筵何殊赆酒·····	046
第十一回		
君保打碎招夫牌	金錠设机赚凤侣·····	051
第十二回		
佯诈败一意招婚	硬拒战三陈却配·····	056

第十三回		
刘小姐痴心联配	高公子硬性辞婚·····	061
第十四回		
多情女弄术惊夫	硬性郎应誓陷阱·····	066
第十五回		
承师命初谐凤侣	急国难暂拆鸾群·····	071
第十六回		
唐军师怯敌退兵	高公子卸甲染病·····	076
第十七回		
陶元帅冲围对垒	余军师引敌交锋·····	081
第十八回		
遇飞刀美容被伤	施灵丹金錠解厄·····	086
第十九回		
刘小姐敌杀四门	余军师战法两败·····	091
第二十回		
刘小姐灵丹调疾	高公子奉旨完婚·····	096
第二十一回		
余军师再演迷符	高藩王覆被拘役·····	101
第二十二回		
破迷符高王请罪	斗法术余鸿败奔·····	106
第二十三回		
因败北唐主灰心	被讥消余鸿演术·····	111
第二十四回		
刘小姐被害中伤	苗军师观星排卜·····	116
第二十五回		
恩爱夫妻忧永别	情深师弟勉分离·····	121
第二十六回		
破神锣余鸿大败	踩唐营冯茂立功·····	126

第二十七回		
乱唐城冯茂盗书	破妖坛金錠脱难·····	131
第二十八回		
赏战功冯茂升王	失法宝余鸿演扇·····	136
第二十九回		
恃技艺冯茂遭擒	荐姻缘银屏强合·····	141
第三十回		
遇敌仇郑高被获	得书囊萧郁从权·····	145
第三十一回		
两佳人经权并济	一美丽恭驳同情·····	149
第三十二回		
同归宋奉旨完婚	求借兵故旧重会·····	153
第三十三回		
再鏖兵生擒复纵	屡败阵谗猷成仇·····	157
第三十四回		
余左道施威伤将	刘佳人抱病出师·····	161
第三十五回		
斗法术大败余兆	破唐营进取徽州·····	166
第三十六回		
下瘡砂余兆肆凶	到军粮冯茂急救·····	170
第三十七回		
畏行险唐将辞劳	欺强敌余兆出丑·····	174
第三十八回		
宋太祖悔纵妖道	刘佳人智赚旁门·····	178
第三十九回		
冒赤眉余鸿授首	倚师长余兆逃生·····	182
第四十回		
思复仇余兆聘妖	急退敌唐主纳邪·····	186

第四十一回		
残童妇妖道伤生	探阵图佳人回报·····	191
第四十二回		
请群仙冯茂奔劳	差众将真人奥旨·····	196
第四十三回		
取高唐郑印奇逢	辨十灵君佩偶遇·····	200
第四十四回		
杨公子因功结缔	花小姐比武为媒·····	205
第四十五回		
花小姐改装赚妖	杨公子缴令招婚·····	209
第四十六回		
五仙师进兵破阵	五妖道扶伪伤生·····	214
第四十七回		
因兵败李煜残臣	欺敌劣余兆歿阵·····	218
第四十八回		
缘城破乞恩准降	悼亲亡奏主阴封·····	222
第四十九回		
报预兆金錠请卜	听来谗赤眉下凡·····	226
第五十回		
赤眉怒责五阴将	陈抟会集五仙师·····	230
第五十一回		
询国运太祖求判	泄天机陈抟预征·····	234
第五十二回		
平南唐太祖班师	赏战功二王惧罪·····	239
第五十三回		
病痛疽太祖驾崩	承统绪晋王依诏·····	243

第一回

悯忠冤赤眉示罚 奉师命余鸿下山

诗曰：

其一

英雄不必尽男儿，但见闺人长六师。
既异阴阳皆佐国，何须戒伏惭为雌。

其二

只能咏柳便超群，况复执丑乐泮林。
自古女军原恶敌，兵符矧是有功深。

其三

慢将刀尺去从戎，六月匡王属女工。
寄语凭妻诸汉子，司晨宁让勿称雄。

其四

周惟太拟致麟祥，只合宫中佐圣王。
究竟伐崇恭赞处，不闻幽静涉戎行。

其五

大家亦有征东赋，汉史终虚记问戎。
想是坐言抒宿愤，未能佩剑向从军。

其六

武功何必少金钗，狱降由来定所排。
吩咐深闺如虎女，勿徒降嫖便抒怀。

其七

后来明有曰夫人，步武如堪作后尘。
独惜唐成明败处，终输刘女使麟君。

此数首俚言，说却其中所载刘金锭、郁生香、萧引凤、艾银屏、花解语诸女流，竟能使官难全消，涉险阻于疆场；粉面娇娆，伏狩狩于阵伍；银钗数管，赛过大戟长枪；玉腕一双，扫尽千军万马，真乃女子军逢人辟易。想古往今来，如谢道韞、蔡文姬等，咏柳才高，辨琴逸韵，留人齿颊，然亦不过文采风流，为闺中雅事。究什么标功万里，表壮山河，为国家却敌，以至守土称臣，成归一统；即或有等勇以义生，一时遇敌，只手复仇，不受淫污所辱，亦属一人一家的事。至于柳腰无力，冲阵而御烽烟，闺阁有材，服冠而称臣妾，此固千古罕有，宇宙奇闻。回思天女作列女传，事刘氏诸人，夫出不获著迹翰墨，为妇寺光，然妇人主持中馈，以拙为宝，不过较诸长舌，差胜一筹耳。至如唐主父子庸秽及诸臣之不洁者武则天，乃一介女中之才智首，淫浪班头，但以唐除叛乱以救生民，原取隋氏天下于张、尹二官妃，是淫乱主女以开基，故不再传，再有淫浪武氏以报应之。但上苍佑贞洁以范风化，然武后如此淫秽，为千古败坏纲常，罪之魁首也。故于唐终宋始，令纲纪一新，降一班女英雄淑女下凡，使他功标社稷，定策军机，做作一场非凡事业，以为阴人佐盛世之光。况赵太祖

正当应运之期，山河合混一统，以定久分必合之势，故值日功曹下凡间，查察那一家积德培阴鹭之基厚者，以消受此贵女白首唱随，以觅良缘成对，然后扶兴王家大业。当日送生司马，领了玉皇上旨，速带女星五颗下凡，寻送降生之尘世，不须多表。

先说泰岳山中一位大仙，修炼数千年，久登仙班上洞，仙翁神通广大，道号赤眉老祖，已知宋太祖赤手结交英雄，打平天下。登基后，以酒色糊涂，竟枉杀义弟郑恩，老祖心甚恶之。一天忽值诸仙友梨山圣母、陈抟老祖、孙子真人三位上洞仙，齐进宝洞，会见赤眉，有老祖说曰：“众道友，中界之气运一新，香孩儿虽奉了玉旨，得主中土大位，故藉周世宗之基业以接继，又得曹彬、赵普、高怀德、郑恩一班文武左右扶持，一心一德，以成大业。原周主柴荣，以姑子归宗入继郭威大位，信为五代贤君，无有其匹。自世宗驾崩之后，当传之嗣子，无乃香孩儿特奉天帝生于赵氏之门，以开宋基上，至陈桥兵变，居然受了黄袍加身，这是生成福命，享玉食千万，方位居九五，本当然也。惟郑恩与香孩儿非别将可比，义切桃园，情联手足，后竟以大勋不报，不念功劳手足情深，糊模以酒，白眼相加，是为忘恩负义之主。贫道心不忍功高反得孽死，意欲救着一班狐仙野魅下凡，将彼江山搅乱一番，以代郑子少泄一忿，以息其冤魂，又恐诸怪不依善果，伤害众生可恼，诸道友以为如何？”陈抟祖曰：“事须令各可恼，自古人臣功高震世，其心跳不出骄恃傲慢，为人主所忌，未有不害及其身。故汉初张良成功之后，见汉高心疑功臣，即辟谷逃避，不留恋于富贵，故众功臣遇害，良独得免于诛杀之祸，此乃明哲保身者也。然韩信、彭越、英布诸人心头太高，看得功名富贵四字太重，恃功傲人，只自雄而不觉人主早已猜疑矣，至后身首两分，实不味此急流勇退四字耳。倘效着张良及古之范子二人高志，何得杀身之祸哉？”赤眉祖听罢微笑曰：“陈师妙论，足为功高之臣千古保身鉴戒，但香孩儿与郑子，义别君臣，情同手足，非同疏泛君臣可比，可以合则留、不

合则退之论，须当知之以一过而报应之。”孙膑真人又曰：“今老祖执宋主一人之过，令众生受此兵戈之祸，亦当念吾等仰体上天怜悯之心，今定乱未，久又使一众无辜当此灾咎，奈何，奈何！”赤眉祖曰：“如此且不发差诸鬼魅下凡，令一潜修正戒而往，只困恁香孩儿一番，使彼知杀却无罪能臣，便招外敌偏国所侮，罚其劳悴，数载忧惊，不许伤生害众。贫道主见若此，不知众道友以为如何？”群仙见赤眉老祖如此法旨，各仙曰：“足见道长慈悲，道今一心也。”是日各仙辞别过，自回洞中修炼，俱各不表。

单说赤眉仙一心不差诸凶魅下凡，只命门徒一人名余鸿，此道者原非人身，乃此山一老年鸿雁，精修炼已得人身，将有千年道行，其名为入仙班之列，今又拜赤眉为师，得随老祖，久沾化雨，日沐春风，修炼得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当日老祖动了杀机之念，此日命仙童呼唤至余鸿，将此泄发郑恩屈杀一案，以困宋主于军中，劳顿他以示罚之意，又指命余鸿投往南唐李煜帐下，借其兵力，令他勿称臣服于宋，开此衅端。宋太祖乃雄豪之主，性质方刚，岂受欺侮，定必领兵争战。“贤徒且藉法力奇能，困恁他三纪，少咎其狠害有功之恶，但彼帐下众将，乃奉命保国佐拜者，但许擒获，不许杀害一人，且要取胜而忧困真王数秋，即要回仙山，断不可贪念人间俗富禄，杀生灵以取祸也，慎之，戒之，不可忘却嘱咐之言。”余鸿领诺。按他乃一鸿鸟修炼成人身，本属性子好动不好静的，且潜修已久，将登仙班之列，故不妄动，一心受命于深山。今见师命之下凡，身涉尘上，一心欣悦，诺诺连声依命。当日老祖又将数件镇山之宝，命他携去以备应用。按下慢表。

却说南唐李煜乃李璟之子，自五代时，号称唐宪宗之后，亦未历实考，然而五代纷争，至周世宗帝时，李煜已嗣父位，割据金陵，即今江南地。为在周世宗时，已兴兵征伐，急去帝号，后复改年，而仍称帝。当宋太祖扫灭群雄，位正中土，诸僭国无不戒惧，是故礼贤下

士，以求佐弼于一隅，实欲以自强其国，巩固其邦，且惧太祖来攻伐吞蚀，故日夕养兵蓄锐，以预备之，文臣武将不少，雄兵数十万，亦江东一劲敌之国也。且唐主精于文字，擅于绘画，乃一聪慧之人，当日文武臣有出名者，皇甫晖、黄原济、李晖凤，皆是当世英雄。更有薛吕、秦凤、罗英、程飞虎，皆前唐功臣之后，有战将林文豹、林文旦，聚于一邦。

此一天，君臣设朝，集会于银銮宝殿，评论宋太祖灭了南汉刘隐，又收除高季兴，西方伏并；灭蜀孟知祥，一路归附王全斌、曹彬、潘美等，兵威大震。君臣交谈，唐主煜曰：“宋太祖一路平却诸邦郡，或灭或降，天下已定十七八，今有我江南未下，他贪求无足厌，只忧他兴兵蚀馋，怎生拒敌彼之盛！”当日有文臣明智者，皆言宋之乘并土宇，天下已得十之七八，我主金陵一郡之地，怎能与全舆大盛对敌，我邦须有将兵，谅非宋之高、曹、王、潘作对，不若仍去帝号称臣，以免彼兵临境，又费一番惊扰也。唐主闻言未答，又有武臣数人皆言，不可无故称臣，况我邦兵强将勇，上下一心，宋虽强盛，若他兵临远险，亦未易即胜，不若我主先修书一函，命一人呈之观览，其词半卑半硬，将我邦土产之物，贡献为名，试探他君臣如何回复我主，并察其国中虚实，然后我们或降、或守，方不自弱于一时。唐主点头称善。

正在君臣议论之际，有军官人禀言：“午门外有一道人，要叩见千岁。”唐主一想有此胆大道人公然叩见，即准之，命宣进引见。不一刻进至银安殿上，唐主远见此道人五绺长须，纶巾羽扇，姿致光彩，双目如晓星，当时询及来踪，方知高门法士。道人稽首礼毕。唐主命之座下，茶罢，复诘叩见来由，余鸿对曰：“千岁洪据金陵一方，兵多将广，是至宋主东西北并灭各方，不动汝金陵者，以千岁据此长江大河之险于东南界也，且千岁善于礼贤下士，君臣一心，且无可乘，千岁何须虑也。至下计者，首议去帝号臣服于宋。今山人特千里

下山，叩谒千岁，求乞执鞭左右，未知允准收录纳否？且不是山人夸张大言，千年修炼，法力颇精，能分过去未来，千岁远续唐裔三百之纪，即偏安于一隅，宋终不能侯君也。”唐主闻言大悦曰：“孤正在与群臣议论降守之策，谋疑未决，今得仙长降临指示，强孤之弱邦，何其幸也？又承愿佐助我国，以拒宋师，孤无忧矣。”即日敕旨命军人筑坛，登托拜为护国军师。余鸿一心受托，即登坛，众文武一班参见同礼，唐主亲捧御酒三杯，余军师饮过谢恩。当日李煜王自得了余鸿为军师，请问他兵法对敌进退之技，彼对答通明，出言有序，迥非凡人可及，心中倍喜。自谓邦佐得人，料宋主南下无碍矣，对敌不弱于彼，一时心雄胆壮，并不修书，又不往与宋太祖称觞庆寿之礼。此一回上邦下国两相启衅，一番杀运，亦金陵有此劫数，不知两国交兵争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南唐主回书拒宋 赵太祖命将督师

词曰：

屈杀贤良，因受沙场。从此十八载，赵君王回瞻殿宇，只见云庄，俯怀妃子，转似孤凰。也知天子亦离乡，伤伤伤。念切当阳，义伐徐方。后来八九，家共赞襄。维兹元老，固称鹰扬，矧斯臣妾，且号邑姜，功盖残唐，长长长。

却说宋太祖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众将士推尊于周后主，继位而有天下，又赖众将兵力，助而成禅，北伐西征，混归一统，所有宇内霸主、伪主皆臣降称服，四方莫不奉正朔天王。值宋太祖万寿圣诞佳辰，诸家王子、王孙、各勋戚、文武大小臣家，悉皆备办许多礼物、珍仪，于五更之初，便佩玉登车，纷纷趋跪寝道入觐，颂唱华封三祝，又有外省边疆众文武员，俱有贡礼回朝上寿，并诸外国及附属归命侯王，亦莫不挟狼圭梯山航海而至，以朝敬中土圣主。太祖于庭殿中受献，只见许多珍仪过丰，一一盛陈。旨下慰劳诸臣。传诏毕，龙颜雾，是日少不免鹿鸣赐宴，各王侯文武大小臣子百官均颁赐，畅叙乐饮于殿中。一番庆闹，君臣共乐。

酒至三巡，宋太祖徐徐而言曰：“今天寡人五旬寿纪，悉当众卿文武、诸邦、边隅土宇之臣，贡献隆仪之盛回朝庆祝，足见内外远近之臣爱戴恭诚。惟今金陵南唐李煜以一隅之地藐视寡人，并无差使庆祝一词祝叙，亦属不恭，众卿以为如何处之乎？”有兵部尚书潘美奏曰：“臣近闻南唐李煜招贤纳士，严训军兵，其志非小。今各兄弟偏邦，入朝贡献华祝称觞，他独不遣一人进朝恭祝，显见目无我大宋，不恭之甚，将来有不臣服之心。不若我主趁此执罪，命将兴士征讨有名矣。”宋太祖未答，又有军师苗训奏曰：“此行未为不妥，但今因四海一家，谅此南唐区区一隅之土，何足介怀，不烦圣虑。可下旨责他君臣不谅德力，不礼回朝恭祝，有失国威。如若即行征讨，似涉不教而诛，况劳士浩费非国家益也。不若待阁部词臣草檄文一道，命使驰往晓谕他一番，倘或彼君臣醒悟，差人谢罪，正当赦宥之，足见我主以德宣化而治，各邦靡不欣服矣。倘他仍执迷抗拒，然后命将兴兵征伐取罪未晚。不知陛下圣意如何？”宋太祖闻言曰：“卿家处置得宜，惟词翰之臣莫与卿之匹，汝回第中三天之限，且备檄文，命使臣驰往谕之。”此日退朝，文武各散。

次日苗从善檄文草就，上呈御览毕，即皇印封固，钦差往金陵而去，涉水登舟，非止一日得到。此一天，南唐主自拜余鸿为军师有三月之久，一日早设朝，正在君臣叙集，有玉门官入奏，大宋天子差官员一位，有赍旨到来唐。书启星封，君臣开读，其文词曰：

昔者唐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尽泯。兹我邦主德臣明，拨乱反正，拯其将坠，救兵民于水火，奉天宣化，功劳施兮垂兮而万邦协和。布德行仁，而百蛮宾服。蠢尔南唐一隅之土，梗化不朝，藐视不恭，罪难逃咎。屡欲爰敕天师，恭行天讨，惟我主宽洪伟度，有慕乎古之行军，以化格为治，故王者之师，有征讨而无战斗。是舜帝虞廷，舞干戚而格有苗；武王周师，回军马以警殷紂。兹命我词臣秉笔宏文，申明诰训，原不欲用武以伤和气，致祥好生之德，今敷陈安危之要，君侯其敬听之。念尔唐末五代纷争，瓜分割据，至英